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道光三十年庚戌九月壬辰兩江總督陳建瀛江蘇巡撫  
傅繩勛奏俄囉斯國船隻於七月二十二日來滬臣等以  
俄囉斯國例在北路陸地通商上海非其應至之地諭令  
及早回帆該船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等奏俄囉斯國李頓北本年七月二十二  
日來滬寄泊海口行文英夷領事阿利國轉求通商該督等以  
上海非俄囉斯應至之地轉飭該道查照成案諭令回帆旋於  
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等語俄囉斯國李頓北船  
前於道光二十八年曾至上海亦係由英夷領事轉求通商經

李星沅陸建瀛開導曉諭起破出口。今事隔一年。又復重來。是俄囉斯妄念未息。亦難保非英夷暗中招致。僕此次回帆。以後再來嘗試。該督等惟當堅守定例。飭令回國。並嚴禁內地人民與之交易。以杜事端。而免覬覦。

又

諭上年俄囉斯頭人。私入邊界。阻攔查邊道路。當由理藩院咨文。行咨該國。並將咨文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據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覆。文稱。接奉咨行後。當即剴交總理迪西錫畢爾邊界之官。令其查明回報。俟該處查來。再行咨覆。並稱。必不致因此事有傷和氣等語。所有薩納特原文。著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在

哈薩克邊外該國帶兵頭合是否業已撤回該將軍等仍當隨時密訪相機妥辦俟庫倫接有續到咨覆再行飭知查照辦理

辛丑

盛京將軍奕興奏竊維奉天地面所屬西南兩路濱海各城統計大小海口三十餘處按按照歷次奏辦舊章並留心體訪如甯遠州之止錨灣魚臺海口與山海關一望之遙為兩省海面接壤之區第其地處偏隅烟戶稀少大船不能近岸逆夷亦無所希冀迤東錦州屬之天橋廠馬號溝二處海口為商船停泊之所天橋廠距州城六十餘里馬號溝距州城四十餘里西路海口惟此二處為最要然近

岸均係淺灘。不能直達口岸。如有緩急。該處有副都統一員駐紮。可以隨時調遣。無誤機宜。至於南路各城。惟全州為最要之區。該城所屬海口。大小十七處。如距城八九十里。至一百四五十里之青泥窪。小平島。龍王塘。雙島。羊頭窪等處。皆係老水貼岸。大小船隻。均可往來停泊。但其地居民無多。烟戶稀少。逆夷亦可無所希冀。惟距州城十二里之紅土崖。二十里之和尚島。山界。曾有夷船游奕。試水。該處地近州城。老水貼岸。實屬最要。其地有全州副都統一員駐紮防守。又有旅順口水師營協領一員督飭戰船往來巡緝。緩急皆有可恃。其次如復州屬之娘娘宮海口。

迤南有長興島一處。距島之南岸十餘里。即屬大洋。其處  
名八公溝。上屆曾有夷船停泊。向山島取水。該處距州城  
一百餘里。與各村屯亦相去寫遠。僅止長興一島。居民無  
多。可隨時布置。此西南兩路緊要處所之實在情形也。至  
於岫巖所屬之大孤山。牛莊所屬之沒溝營蓋州所屬之  
連雲島等處海口。皆往來商船雲集之所。但其近岸一帶  
多係砂磧礁石淺灘。大船皆不能直達口岸。其餘各處小  
口。間有停泊船隻。皆距村屯較遠。且為喫夷船隻所不能  
到。此奉天所屬各處次要海口之實在情形也。奴才悉心詳  
籌奉天為根本重地。兵丁素稱勁旅。所不敢必者。北兵多

不諳水性。若與之海洋接戰。勝負良不可知。如果逆夷開  
入海口。一經登岸。陸路擊刺。正我兵之所長。若人人奮勇。  
一鼓作氣。諒不致有失。再逆夷之所恃者。不過船堅礮鉅。  
素與水性相習。然船大則人眾。所需飲食亦多。且非淡水。  
無以生活。凡我沿海一帶。果能處處自固藩籬。為堅壁清  
野之計。絕其水路。斷其口糧。接濟仍於緊要處所。練勇設  
伏。以防不虞。任由該逆船隻在海而游奕。日久則水米不  
繼。勢必技窮而去。况油火柴舟。皆可相機而用。此尤不戰  
之戰。可以取勝者。至石礮木礮。如果臨期可用。不妨如法  
一試為之。但當此無事之時。亦未便先為製作。驚人耳目。

硃批覽奏俱悉其好

辛亥兩江總督陸建瀛奏伏思喫夷和不可恃人所共知而內地防維有難有易以江蘇而論如寶山本在吳淞口外上海已准該夷居住自當片為一議其由上海而入松江蘇州皆係支河即通海各口亦皆小港戶部尚書賽尚阿等道光二十六年閏伍至此奏請於章練塘添營斜塘呂攔路口設備節奉

諭旨令臣與李星沅先後勘辦似沈船置筏均可以資堵禦周天爵所議誘之內河亦可以操其勝算惟驚鼻嘴由海入江之處冬春小水江面稍窄現設破堤破位尚堪得力若夏



秋盛漲之際江寬約在十里內外破力僅可三里恐難遠及中流。臣每念金焦之間輒懷隱慮竊料該夷如果生心必以分擾蘇松為疑兵而以直入長江為奇兵一切募勇火攻諸法均所應辦而其要則在禦之使不能入萬一闖入尤應破之使不能出此須臨時調度非可豫為空談也。臣愚以為今日夷務在籌未然之防兼救已然之弊必須沿海州縣人人廉幹有為則外之足以服夷商內之足以制漢奸此為第一要義而水師鎮將又能督率兵勇見賊不逃見死不懼該夷不足滅也。

硃批知道了。實力實心妥為辦理。

陸建瀛又奏天下海口以天津為最可恃亦以天津為最要。臣前在天津道任內。隨同直隸督臣訥爾經額。籌防三載。備悉情形。彼時即有以縮入內地。不宜專守海口為言者。仰蒙

宣宗成皇帝派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等。前往相度。會同定議。訥爾經額。以祇應於後路多方接應。不可於前路有心退讓。覆奏。洵為精確之論。蓋天津在

京畿肘腋之間。所設砲臺。皆在海河扼要之處。河面並不甚寬。砲力足可相及。且拒海口。攔江沙。尚有數十里。議者未履其地。僅據從前舊圖言之。遂以廈門。吳淞等處。相提並

論。臣查周天爵原奏。所稱葦葦沮洳。亦非天津近日情形。而不專守海口。誘之內河等語。施之他省偏僻海口。或可見效。惟天津則不然。何也。該夷以船為巢穴。大船必不能入。擱江沙。重兵必不敢離大船。其能入者。不過杉板小舟。擊之於彼。無損萬一。我兵以誘入內河為詞。不復注意海河。則彼以數船乘隙橫踞。誘之入而不肯驅之出。而不能都城人心。必大震動。竊恐要挾故習。復將施於天津。臣管見所及。不敢不獻其一得之愚。

甲寅。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畲。奏。英咭喇以西海島。夷為禁售鴉片之故。突爾稱兵。擾我邊境。我

先皇帝憫念元元○深維至計○俯准各港貿易○俾得息事安民○  
冒恬之仁○超越千古○逆夷得志而驕○貪求無厭○近因廣東百姓○不  
許入城○復在上海投文○天津走訴○現雖默馬止息○亦未必  
遂無後言○臣等無料事之明○審敵之智○敢以一得之愚○  
為我

皇上陳之○噴夷遠在西濱○水程隔六七萬里○奮中國之全力○亦斷  
不能掃穴犁庭○勦其種類○即將其海上之船○焚毀數隻○亦  
未必揚帆遠遁○永不復來○此其難以制伏者一也○中國自  
遼東至廣東○海岸約七千餘里○除荒僻海口○不計外○府州  
縣城池○及著名市鎮○馬頭○近徧海口○為彼破力之所及者○

凡十數百處。彼處處可到。我不能連營樹幟。逐處設防。彼時時可到。我不能晝謀夜探。先時知覺。即使擇要防守。厚集師旅。而彼舟我岸。以兵勇血肉之軀。與浮沈之巨艇相爭。拒鮮不為其礮力所攻潰。此其難於防範者二也。然彼以貿易為主。其貨船雖無所不到。總以中國馬頭為養命之源。而一絕其貿易。即如嬰兒之斷乳。有不可以終日之勢。前年粵東阻其進城。彼亦遂暫時止息。固由粵民之齊心。實則受制於各行之停市。特以入城不能。無顏以對各國。故復為上海天津之行。欲別尋轉圜之計。今我以正辭答復。彼亦既默焉回粵矣。該夷作事最為堅忍。已發之端。

從不肯輕易歇手。既未獲所求。必且致商其夷主。再作求  
伸之計。天津之再來走訴。固在意中。而入長江阻運道。更  
係犬羊之慣技。設以兵船五六隻。募入長江。以投文控訴  
為名。扼我之吭。妄肆要求。是則不得不慮者耳。長江海□  
善後礮臺。工程既已大修。自必較前完善。惟江面寬闊。控  
扼良難。必謂礮臺可恃。夷船不能開入。且等竊不以為然。  
伏請前奉

諭旨。以制夷之方。粵東較有把握。仰見

聖謨淵澈。洞燭幾先。竊謂該夷果有蠢動之意。即使虛張聲勢。亦  
必須調集兵船。香港距廣州密邇。人且有素不同心之花

該各國。信息易通。一得消息。應如何密諭。洋商停止貿易。或此外另有別法。可以箝制。兩廣督臣徐廣縉。沈毅詳審。通權達變。自必能仰遵。

聖訓。布置周詳。至暎夷舉動。與倭寇本不相同。此番之恫喝。與前事又不相同。不特偏僻之海口城邑。無混行殺掠之事。即濱海著名城邑。不足以牽制全局者。亦未必無端攻擾。今若以防堵二字。處處張皇。甚或調兵募勇。洗破購船。無論一經試辦。即須糜帑。而我樹疑敵之形。即難保其不生營敵之計。臣等臺奉

諭旨。以鎮靜為主。以張皇為戒。竊以為

廟漢洞邃。已操必勝之權。區區醜夷。又何能越此範圍。再肆猖獗。惟該夷既有控訴之事。言路又當宏開之時。論功罪者。或各矜事從之明。講韜畧者。或不少勦襲之論。喜事者。或思各逞其才能。債事者。或欲再賣其忠勇。羣言淆惑。衷諸聖人。伏願我

皇上神謀內斷。堅定不移。以羣言備芻蕘之採。勿以羣言亂安危之計。天下幸甚。

劉韻珂等又奏。查喫夷租賃神光寺房屋二間。係租定之後。即行搬入。止有兩委。並箱籠數隻。經臣徐繼畬查知。以該縣興康。辦理錯誤。屢行申斥。今設法勸諭。搬移始有紳



士公呈。又數日。始有紳士致夷人公啟。暨書院生童。及闔  
省告白。旋有匪徒黏貼某日定取夷人首級帖子。臣徐繼  
畲。以省城五方雜處。良莠混淆。不得不預為防範。密飭營  
縣。暗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一帶。彈壓巡邏。已在夷人搬  
入寺屋旬餘之後。實無帶兵護送之事。此原奏之不足為  
信者也。與原一奉申斥。自知錯誤。即函致代理領事夷目  
金執爾。促令搬移。臣徐繼畲。亦兩次劄令金執爾。飭二夷  
必須迅速搬移。方可無事。而夷性狡執。尚未能遽使轉動。  
迨臣劉韻珂。面晤紳士等。以英夷二人。租住城內寺屋。係  
屬有違條約。漸不可長。必應令其移寓南臺港口。惟緩則

可圖。急則生變。總宜從容設法。令彼自退。該紳士等並無異詞。旋據夷目閩那申陳。以伊接夷酋吹唆批示。原定條約。外國人亦准住城邑。講經人未便搬移等語。該夷將原定條約中。夷商准住港口之文。翻賴為准住城邑。隨由臣劉韻珂照會吹唆。以原定條約分明。不應翻異。且合城士民積憤不平。即暫時暗中彈壓。終難保不有變故。該二夷原租寺屋。以六個月為滿。應屆租滿之時。即自搬移。混於無迹。交新換代。辦領事夷目星察黑。寄投夷酋。尚未接其回文。是臣等督同興廉。先後辦理。總期使二夷搬出。並無稍存遷就之意。此人原奏之不足為信者也。臣等查明

該二夷。一係講經。一係醫病。其所租寺屋。亦多破壞。復密飭在邵郡督辦官運回省之候補道鹿澤長。投意閩侯兩縣。及委員郭學瑛等。以士民公議。如有敢與夷人修理寺屋者。即相送重懲。向泥作木匠人等。徧為曉諭。又向城廂居民。徧為告述。仍以士民公議為詞。不准赴該寺聽經。就醫適各生童等。投遞公稟。臣劉韻珂傳至署中。復以前情密為指授。囑其分投禁阻。各生童皆欣然樂從而去。臣劉韻珂。又據公稟。檄飭鹿澤長。照會夷目。星容異。並以眾怒難犯各情。面向該夷目。明白開導。該夷日口雖巧辯。而實不無餘心。至今寺屋穿漏。赴寺之人。甚屬寥寥。該夷寂處。

蕭寺斷難日久。蔓延。臣等又恐各廟僧人。或且暗向夷人。私自租屋。又密飭鹿澤長。轉飭兩縣。除南臺港口房屋。准照條約。租與夷人居住外。其城內及東西北各關外。所有寺廟。士民公議。一概不准租與夷人居住。均令住持僧具結存案。是臣等現辦此事。雖不動聲色。無非藉民以拒夷。並未強民以從夷。此皆臣等鎮靜籌辦之實在情形也。特是閩民性情浮囂。喜造謠言。從前夷目。遵照條約。進城居住。間有帶礮入城之謠。經臣等查明曉示。謠言頓息。嗣後夷目。時有箱籠出入。民人皆見慣。不以為異。近年久無造謠之事。乃本年謠言紛紛。屢經紳士傳說。有謂夷人用十

數人擯擡大箱進城。內係暗藏礮位者。又謂閩安海口。大礮四尊。被夷人釘塞火門者。有謂夷人雇內地鐵匠鑄造兵器者。有謂閩安海口外。有火輪船數隻。聚泊者。有謂夷人兵船入港。安礮五十餘門者。有謂夷人兵船在南臺開礮。居民驚惶者。有謂夷人收買萬人坑內屍骸二千錢一枝。用製火藥。其毒異常者。均經臣等密委文武幹員。隨時查明。實無其事。復飭鹿澤長。向紳士告知。該紳士亦默無他說。第已往之謠。既屢起屢息。而未來之謠。難保不愈出愈奇。遠近傳播。或致上達。

宸聰。臣等忝膺疆寄。責無旁貸。夷情苟有可疑。何敢不密述入。

告而浮言滋惑。亦不敢壘於

上聞。此又臣等偵察諛言之詳細原委也。伏思夷人不畏紳而畏  
民。誠如

聖訓。取夷之要。莫先於固結民心。如果民知大義。志切同仇。地方  
官正樂於激勵。以為防禦之資。無如福州民氣散弱。心志  
不齊。與粵民迥殊。臣等在閩多年。知之最悉。在該紳士等  
忠憤所積。洵足令人欽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顧日後之  
隱憂。究屬失計。臣等惟有悚遵疊奉

諭旨。事事處以鎮定。不露張皇。務期華夷兩安。仰副  
聖明綏靜海疆之至意。

劉韻珂等又奏。臣等查閱周天爵原奏。夫片其所稱。前此失事。皆由專事海門。又稱天津海口。橫沙礮臺。兵法所謂陷地。所言誠為切中。所難者。沿海之城池馬頭。多近偏海口。無委棄之理。無移撤之法。即以閩省而論。偏近省城之海港。由五虎至南臺。雖有門戶數重。然較從前失事之浙江鎮海港。口寬闊。奚止數倍。廈門則港口寬深。一入大擔。直抵十三路頭。萬家閭閻。近壓海邊。既無城郭。亦無退步。二十一年。倭夷入犯時。乘南風揚帆。直撲岸上。該處礮位。多至二百餘門。血戰未逾半日。即已失事。此乃限於地勢。智勇皆無所施。臣等竊窺該夷舉動。現已默然回粵。毫無

動靜。其或知難而退。從此相安無事。固是天誘其衷。抑以未獲所欲。再以別法要求。亦是意中之事。此時廈門則夷目夷商與華人雜處。港內夷船。每日不下十餘隻。省城則夷目一人。夷商及傳教之夷共十餘人。我有動作。彼皆知之。若於無事之時。將礮臺之礮。日日演放。礮臺之兵。紛紛調集。又或在暮水勇。購備大船。風聲一播。夷人定啟猜疑。將來首先張皇之地。即為首先紛擾之地。是防夷而適以招夷。未免失計。臣等臺奉

諭旨。總以鎮靜為主。惟有詳察動靜。相度事機。設法防範。斷不敢稍涉大意。亦不敢稍有洩漏。至周天爵片奏。所云木礮。臣



劉頡珂於道光二十一年間在鎮海港口設法勸令慈谿縣紳士葉仁等捐製一門其粗長倍於萬斤鐵礮內安銅筒外包木皮又用厚鐵箍數十道緊緊圍束一演炸裂礮子不能及遠竟難施用石礮土礮均係創聞更不知做法大畧書籍所載世俗所傳以為談資則奇異可喜施之實事則粗鄙不合此等利弊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等實不敢強為附和

劉韻珂等又奏喫夷租屋一事臣等與紳士雖有緩急之分然皆堅意驅逐並無歧異不同之處所不同者祇有調兵演礮募勇二事而不同之故紳士不能盡知臣等亦不

敢明洩。緣福州一口。喫夷本視為難。特因強求而得。不能無端拋棄。臣等早已逆料其不肯株守。故時時防範。總不予以可挑之釁。非敢過為遷就。况現奉

諭旨。該夷在香港。已有以福建港口。換易臺灣之謀。臣等若扶同紳士。調兵演礮募勇。一經各夷偵知。勢必信致香港。該夷因此藉口。是以小事而隨其計。臣等何肯出此。且回憶從前軍興時。各省招募水陸鄉勇。不下十餘萬人。帑金之耗。於口糧者。不下數百萬兩。然卒不聞何處得一鄉勇之力。而易聚難散。沿海地方。數年盜賊之充斥。半係鄉勇流毒。此臣等之所以不敢因噎廢食。阻紳士嚮義之心。亦不敢

隨聲附和。啟夷人猜疑之漸也。原奏謂粵省不許喫夷人  
城似處處可以仿效。不知粵省之過夷。雖由紳民之齊心。  
實得力於洋行之停市。該省港口。係西洋各國公市。為外  
夷數百年來生財之地。二十一年。喫夷猖獗。廣州府城。幾  
於不守。然總不敢盡力摧殘者。彼不肯自壞其利藪。且牽  
制於各國之洋商也。此外四口。惟上海貿易差盛。如福州  
廈門。甯波等。市船寥寥。彼皆不甚愛惜。既不能以停市制  
其死命。而乃欲鼓蕩散之民氣。懈狡獪之夷情。竊恐枝節  
一生。不可收拾。且等愚昧之見。竊以為百姓宜安而不宜  
擾。必於無事之時。先自張皇於形迹之間。效法粵省。似亦

疏於計矣。至夷人帖子。臣徐繼畲曾令委員郭學坤持問夷目金執爾。堅稱不敢為此。即神光寺二夷亦皆不能書寫漢字。其為出自漢奸之手無疑。現時未得主名。自應嚴密訪緝。其五口夷目夷商所用華人。難以數計。此輩下流誠屬可恨。惟江南所定條約中。既有准其免罪明文。地方官即無驅逐之法。又各外國夷人在五口習教。係道光二十六年。因喇夷瀆請。即有奏准開禁明文。並奉

旨於五口張掛告示。地方官何能禁其不來。原奏所云。係未檢查條約。考究案卷。臣等忝任海疆。辦理夷務七八年來。俾得無事。無非內安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

苟且之念。總期民夷相安。斷不致小有變故。堪紓

宸廑。

劉韻珂等又奏。查臺灣地方。並非通商碼頭。亦非各國夷船應行經由之處。乃自道光二十六年以後。節據臺灣鎮道稟報。淡水廳屬之雞籠山一帶洋面。時有英夷船隻駛往游奕。臣等查知雞籠附近各山。有產煤處所。該夷火輪船隻。需用此物。其頻年駛往。未必不有所垂涎。因恐內地奸民貪利。勾串。或竟私自採挖。均不可不防其漸。當經密行該鎮道。轉飭前任淡水同知曹士桂。糾合各鄉士民。公同查禁。並刊立禁碑。嚴密防範在案。本年三月。駐福州夷

日金執爾呈投嘆首。咬咬照會。果以採煤一事。徑行干請。經臣等備文照覆。正言拒止。復密飭該鎮道等。固結民心。重申禁令。使之無可希冀。惟該首回至香港後。與在港商人私議。欲將福建港口。易換臺灣。是其因所求未遂。復欲藉詞於虧折之多。易換港口。已可概見。臣等現復密諭該鎮道。並由省派委幹員前往。會督該處文武。傳集紳民。諭以大義。俟以利害。務令全臺百姓。億萬一心。互相查禁。並非官與作難。總令貪狼狡黠。亦將頽然自失。藉口無由。並密飭該鎮道等。查明各口要隘。及夷船前撞礁石處。所相度形勢。妥為布置。總期內無畏怯。外不張皇。鎮靜密防。不

露形迹以圖我國如該首咬啞竟以求換港口來閩投遞  
文書○臣等自當堅執成約正詞拒絕使之無釐可尋仍飛  
咨粵省一體駁飭俾絕妄念而弭後患仰副

聖主保衛疆疆諄諄告誡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畲奏揣度吏情並臚陳租住寺屋情  
形各一摺○另片奏○臺奉廷寄查辦夷人租約用印地方官辦理  
不善並拒絕採購臺灣煤炭又覈議周天爵前陳思惠豫防各  
等語○硃夷強租神光寺一事○幾至激成釁端○降旨查辦○不啻至  
再至○三○該督等既稱該夷寂處蕭寺○斷難日久遷延○究竟何時  
方可撤去○前此何以聽其任意闖入○事關紳民與夷人互相爭

執該督等。惟當持以鎮靜。出以公平。總期該二夷及早撤移。庶紳民均可相安。僅籌辦終不妥協。竟至釀成事端。惟該督撫是問。俟官縣知縣與康辦理地方公事。不知詳慎。著即行革職。至該夷覬覦臺灣。希冀採購煤炭。並欲求換港口。自當與該處紳民聯為一氣。正言拒絕。仍堅執成約。明白理論。斷不可稍涉遷就。致貽後患。總之為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朕為天下臣民主。不特封疆大吏陳奏。不能逆料其虛。即紳民眾論。亦豈肯遜存漠視。該督等果能團結民心。外撫內防。籌及久遠。自不致為士民藉口。轉滋事端。若徒託空言。夷患未消。民情亦怨。試問身膺重寄。所謂好惡同民者。安在耶。懷之慎之。



乙卯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臣等查本年正月內。曾據叻首照會內稱。彼國火輪船。需用煤炭。聞臺灣雞籠山。有此出產。或勸諭民人。自行裝運來港售賣。抑或豫行挖掘。俟我國船到彼買運。臣等當經照覆。臺灣係屬隔省。斷難允行。煤炭為日用所需。五口皆可隨時採買。力行斥駁去後。該首在粵。並未續陳此事。嗣於五月內。復接閩浙督臣劉韻珂來咨。叻首現有照會。寄交在閩領事官轉遞。亦係往詢此事。業經備文照覆。閩省向不產煤。臺灣雞籠山。似露煤苗。該處紳民。屢次稟請封禁。為難相強。早

經正詞拒絕○亦未聞在閩復申前說○大抵該夷性情○每因  
覬覦○先為嘗試○如果到切開導○自知事有難行○未嘗不廢  
然思返○至○臣等前次所奏○購得新聞紙○內載福建港口○虧  
折甚多○欲換臺灣地方為港口○本係叻酋與眾商私行密  
議○游移未決○數月以來○並未接據照會○亦未聞該夷果有  
動靜○因思該夷○先於道光二十一年間○直至臺灣窺伺○經  
前任總兵達洪阿○與前道姚瑩督率義民○大加懲創○該處  
民情素悍○隨時皆可禦侮○該夷恐未必遽爾輕舉妄動○復  
蹈危機○如該夷在粵○有潛往臺灣之信○即行飛咨閩浙督  
臣○趕緊防範○尤當示以鎮靜○不致別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遵查夷人情形一摺。夷首吐噶  
前求採購臺灣。難蘊山煤炭。該督據照會。即力行斥駁。該首  
在粵。並未續陳。亦未聞在閩復申前說。其欲換臺灣地方。作為  
港口。現亦並無動靜。惟夷情叵測。於成約之外。稍准通融。此端  
一開。勢必妄生覬覦。昨已諭知劉韻珂。豫為籌防。該督撫仍當  
嚴飭文武。加意防備。持以鎮靜。勿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丙辰。理藩院奏。竊據昭烏達盟長巴林扎薩克多羅郡王  
那木濟勒旺楚克呈報。該郡王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由  
該游牧起身赴京。二十四日。行至翁牛特旗楊樹井子地  
方。見有二人。鬚髮紅赤。形類外夷。因其攜有夷字文書一

本漢字文憑一紙。據云係喇嘛國文憑。該郡王恐係邪  
教。遂令人將該夷人拏獲。並將漢字文憑。依樣鈔錄一紙。  
將該夷人交赤峯縣知縣。解送熱河都統衙門。該郡王備  
具白文。將所鈔漢字文憑一紙。所獲夷字書一本。於九月  
十七日封進到院。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理藩院奏。據昭烏達盟長巴林扎薩克多羅郡王  
那木濟勒旺楚克呈報。該郡王於本年八月內。起程赴京。行至  
翁牛特旗地方。盤獲外夷二人。攜有夷書一本。及喇嘛晒國文  
憑一紙。已將該夷人轉送熱河都統衙門等語。喇嘛晒國。屢遣

夷人私赴內地。意圖傳教。遠至蒙古游牧地方。實違成約。著惟勤。即將該郡王所交喇夷二人。解往直隸。並夷書及鈔錄文憑。一併發交訥爾經額。派員轉解廣東。並咨明徐廣縉。飭交該國領回。並向該夷切實開導。嗣後除五口等處。不准私遣夷人潛赴游奕。致乖成約。原摺著鈔給閱看。

十月。辛未。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勳。奏查原案。大西洋國。亦名意大利亞國。羅賴恩。係該國羅馬府人。於道光二十六年冬間。駕坐夷船。前來上海。維時約年四十餘歲。由喇喇西公使喇嗎呢。領見前任蘇松太道官慕久。稱係該國派來上海主教。當經官慕久。盤詰問確。查照奏

定章程准其在上海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該夷即在上海建造天主堂未竣二十七年九月另換喇嘛晒夷人趙方濟前來主教該夷羅類思即駕坐火輪船望南洋駛去是年十月准山東省解到平度州稟獲傳教夷人郎懷仁一名亦照定章發交前任蘇松太道成齡轉發趙方濟認明管束並咨明總辦夷務兩廣督臣在案至羅類思去後查明實未重到上海亦無高姓其人臣等查夷人之詭譎煽誘固屬可惡而漢奸之改名易姓甘心為之服役依附挾詐尤堪髮指即如松江府城內華亭縣有常平倉二所一在縣治之西一在婁縣之東係前明天主堂基改建

本年四月。喇嘛國領事噉哩呢。忽請折還堂基。經蘇松  
太道等與之辯論。再三堅執。臣等當以若無漢奸。從中播  
弄。該夷又安能備知詳細。密飭訪拏。一面告以松江非通  
商口岸。本不在開禁行教之列。况已改為倉廩。應即欽遵  
前奉

諭旨。毋庸查辦。亦不准擅自入城。迄今數月。漢奸之主名。雖無從  
查實。而該夷已不敢復理前說。是其一端也。此外閩浙無  
賴之徒。時而朋比為奸。時而構煽生事。奸狡百出。全在地  
方官認真懲辦。惟有督飭蘇松太道。及上海廳縣。不動聲  
色。密訪嚴拏。據定章以取外夷。執法律以懲漢奸。杜絕句

結○潛消隱念○以仰副

聖主慎重海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傳繩勛奏○遵查西洋人羅賴思○曾於道光二十六年○前來上海○二十七年九月○即駕坐火輪船○望南洋駛去○此後並未重到上海○亦無高姓其人○既據查明○應毋庸議○該督等○惟當隨時查察○杜絕勾結○總期堅守成約○毋令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丙子○湖廣道御史何冠英奏○竊目前因夷人強占省城南門內之神光寺○撫臣徐繼畲不能驅逐○反為護持○業於八月間○據實奏○茲又聞督臣劉韻珂○閱兵回省後○經福州



閩縣。侯官。三學生員。投遞公稟。力請驅逐。該督將此稟送給夷人閱看。告以城內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攔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撤出。更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全行霸占。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造樓屋。甚至五虎門礮臺內。道光二十一年。所鑄六千斤大礮。釘塞一尊。南門大樹下。嘉慶二十五年。所鑄四千五百斤大礮。順治十一年。所鑄二千斤大礮。釘塞二尊。閩城士庶譁然。其時守礮弁兵。意存規避。因暗雇打銅匠名旺者。起釘修補。希圖掩飾。然火門釘壞。實已不堪施放。並聞日有騎馬夷人。四處踏勘。口出狂

恃之言。雖經各鄉民協力驅斥。而地方官反為出示禁阻等事。臣查福州近在海濱。五虎門係入省第一關鍵。銀鑲浦地處東南。水面遼闊。直接南臺。大江中分二支。一水由路通橋入水部門邊之水關。貫注城內。諸河為附。省各鄉柴米雜糧入城咽喉之路。此路一梗。城內必致坐斃。一水由西跨西禪寺邊。繞過西門。上泝建溪。直達崇安。為武夷茶出產之所。其利年可鉅萬。夙為夷人之所垂涎。此地一失。夷人並可坐收茶利。在鼓山寺。東負大海。西關省城。別有小路。可以繞越五虎。直入井北二門。尤為省城屏障。以上各處。或係險要。或係膏腴。皆屬萬難割棄。今悉

為夷人所有。一旦有事。何以禦之。且五虎門之礮臺。大樹下之礮位。例有營汛專防。乃任夷人釘塞大礮三尊。該管將弁毫無覺察。則其他火藥軍裝等局。在在堪虞。若不實力稽查。嚴行懲辦。更復成何事體。該督撫畏葸性成。苟安且夕。以通商為掩耳之計。以和約為護身之符。即

諭旨森嚴。亦不過含糊其詞。一奏塞責。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夷情叵測。省會瀕危。

特簡公忠體國。威望素著之大員。迅赴閩疆。嚴密查辦。從前所許貿易處所。仍給一廬。俾資棲泊。此外城廂內外。無論民居廟宇。不准多占寸土。擅建一椽。其非貿易所經。並不許匹

馬片帆往來窺探。以符舊約而示限制。其被釘礙位之該管將弁。及不能禁止之地方官。一併嚴參治罪。庶華與夷之界限分明。而官與民亦相安於無事之福矣。

何冠英又奏。前閩帥鈔。據閩督劉韻珂。屢報水師巡緝出力。閩浙洋面。盜匪肅清。乃近聞閩省南臺。常有火輪船五六隻停泊。詢因近日洋盜充斥。水師望風先逃。行旅往往失事。該夷人性本嗜利。又欲籠絡人心。遂向商船每隻索洋銀三百圓。代其護送至浙之甯波。由浙返閩。亦復如是。是商船被害之少。適見夷船獲利之多。乃該督以夷船護送之故。全謂為水師巡緝之功。竟不慮該夷可以護送商

船即可以潛謀不軌。其邀功之濫。防患之疏。均可概見。又聞此次火礮。被夷人釘塞。該督因人情洵懼。始奉永春知州王光鐸詣驗。乃以並未釘塞。含糊稟復。又八月間。夷人在南臺中亭街。用鳥槍打傷兩幼孩。眾人向夷索償。該督委府經歷郭學煥。以查驗為名。賄和了事。是該督等於夷人。則多方袒庇。於公事則一味欺朦。應請

旨一併嚴密飭查。毋任狡飾。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閩省夷情叵測。漸至蔓延。霸占省城內外各寺。強買民房。起造樓屋。並釘塞礮眼。騎馬夷人。四處踏勘。經各鄉民驅斥。地方官反為出示禁阻。又片奏。閩浙商船。多雇夷

船護送。該督反謂水師巡緝之功。又夷人用鳥槍打傷幼孩。該督委員查驗。含糊稟復。賄和了事。各等語。若如所奏。該省民夷既不相安。官民又復不協。劉韻珂等身任疆寄。何以聽其滋擾。毫無辦理之法。徐廣縉總理五口通商事務。且聞粵接壤。必有見聞。著即按照摺內所指各情。逐加訪查。果否實有其事。並該督撫現在能否設法撫馭之處。據實具奏。毋稍瞻顧。儻該省夷情日肆。民怨已深。此時控馭之方。亟應相機熟計。夷首吹噓。亦必與在閩夷人暗通信息。現在情形究竟如何。著即確查具奏。儻稍有齟齬。當先思釜底抽薪之法。勿令轉生枝節。是為至要。

又

諭辰聞嘆夷強占神光寺。經福州。閩縣。任官。三學生員。稟請驅逐。該督將此稟送給夷人閱看。告以城內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攔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搬出。更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全行霸占。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造樓屋。甚至五虎門礮臺內。道光二十一年。所鑄六千斤大礮。釘塞一尊。南門外大樹下。嘉慶二十五年。所鑄四五百斤大礮。順治十一年。所鑄二千斤大礮。釘塞二尊。其時守礮弁兵。意存規避。因暗雇打銅匠名旺者。起釘修補。然火門釘壞。實已不堪施放。該督委永春知州王光錕詣驗。乃以並未釘塞。含糊稟復。又日有騎馬夷人。四出踏勘。口出狂

梓之言。鄉民協力驅斥。地方官反出示禁阻。又聞省南臺停泊  
火輪船五六隻。向商船每隻索洋銀三百圓。代其護送。往來於  
閩浙間。又八月間。夷人在南臺中亭街用鳥槍打傷兩幼孩。眾  
人向該夷索償。該督委府經歷郭學煥。以查驗為名。賄和了事。  
各等情。該督撫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  
何以並無一字奏及。其生員等公稟。又何以送給夷人閱看。殊  
不可解。以上各情節。著劉韻珂。徐繼畲。逐一據實覆奏。不准再  
有迴護。其神光寺所住二夷。究於何時可以撤出。並著隨時奏  
聞。毋涉含混。此旨。該督等閱看畢。毋許稍有漏洩。

庚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九月中旬。廣東紳士由京寄到家信。即編傳有民人丁光明。赴大學士者英宅內投遞稟函之事。並言羅類思既隨同者英。辦理夷務。何以數年之久。廣東毫無見聞。茲恭奉

密諭。復面詢委辦夷務之紳士候選道伍崇曜。據稱大西洋並無羅類思其人。者英在此辦理夷務數年。委用皆係官紳。且外夷百般要挾。馬肯為其所用。是羅類思並未隨同者英辦理夷務。似屬可信。惟丁光明何以膽敢平空結撰。投遞信函。種種疑竇。其中尚有別情。應密委委員隨時再行訪

查。

硃批覽奏均悉。

甲申山東巡撫陳慶偕奏。查得秦安城外一帶客店。店主及雇工人等。皆不時更換。探詢數年前事。率無知者。因訪舊有習天主教之王得榮。設法密詢。據稱道光二十五年六七月間。不計日期。曾有一人。自稱西洋天主教頭羅類思。來秦安府拜訪同教。到過伊家。因伊係同教。留住一夜。次日其人即往南而去。嗣後並未復來。現在實不知其去向。委無在境逗遛情事。

硃批知道了。

陳慶偕又奏。再本年五月間。有武城縣民呂吉本。與同族

呂強因錢債互毆控縣傳訊究出呂強等傳習天主教數年前曾有西洋人羅姓至境傳教經該縣傳集同教之呂吉學等質訊羅姓下落不供羅姓早經他往不知去向該縣將呂強等仍歸互毆本案杖責發落嗣經臬司王懿德委員訪查無異臬請臣覆覈臣以西洋人違約來東必須照案飭禁正在咨會兩廣督臣轉諭間准兩廣督臣徐廣縉咨稱佛喇西國哇噠轉據上海領事官申報以武城縣苦累天主教與和約相左咨請查辦臣查該縣傳究羅姓下落係屬照約辦理其杖責呂強等因自犯關毆該夷首胤稱苦累其天主教與案未符已經臣據理明白咨覆仍

執前約不准西洋人來東傳教。

硃批辦理深合機宜。

十一月甲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首遣使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除將此項咨文照舊呈

覽外並繕寫覆文而交來使照例賞給緞匹等物遣回硃批該院知道。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本衙門接奉貴衙門來文覆稱

貴國照依俄國文書飭令守邊將軍大臣等明白籌議此事具奏。即著於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添設貿易。由俄國派大員赴伊犁會同該將軍議定貿易章程等語。此文已奏明本國君。本國君已知。

大皇帝依從之意。並

貴國交友之誼。此二處議定章程貿易。不但兩國永固和好之誼。屬下人等均有裨益。此後兩國更相親睦。毫無疑猜矣。故此我們遵照辦理。派令重任大員前往伊犁會同貴國將軍定議。諒必令其合宜。優為款待。惟所派之員跋涉長途。請於明春令其起程。其隨行人數。俟到伊犁有日。即

飭知本處西邊錫畢爾地方總管大臣。豫先稟知伊犁將軍。此皆貴部曲盡朋友之道。惟敵國此次咨覆文內。喀什噶爾地方貿易一節。本國亦當另有計議。貴部文稱喀什噶爾地方。若立貿易。與商人並無利益等情。著伊犁將軍將不可設立買賣情形。詳細告知。俄國官員等語。雖遵照貴部所議。現在喀什噶爾地方買賣微小。商人赴彼處販運貨物者甚少。惟思添設買賣。俾輸兩國商人。商人亦必在彼處需用貨物。滋生買賣。兩國亦可籌畫獲利。若在喀什噶爾地方。試立貿易。大約不難。試行數年。合算利益。可否議立買賣之處。亦可概見矣。况講論此事。添設買賣。除

買賣利益之外。另有好處。鄰境部落。看明兩大國和好。亦必向化。遵禮。變暴為良。兩國邊陲。更可相安矣。又商人運送貨物於哈薩克布魯特部落之曠原行走。其流離夷人。亦可生計有資。並可感其持平安分矣。惟

大清國

聖明洞鑒。體誼合理。酌量飭知伊犁將軍。並希行知。敵國所願者。兩國利益。伊犁即可定議買賣章程。實原係世代交好之誼。今復定議。俾兩國交涉事件。均獲佳善也。為此咨覆。

丙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奉

上諭福建學政黃贊湯奏豫籌防夷一摺又片奏華夷相安總在  
地方官能服夷心等語欽此竊思夷性雖桀驁難馴而所以貪  
戀者惟貿易在我所以羈縻者亦惟貿易惟是變出不虞  
事期有備原在於平日之得人徒勇者每以債事為嫌多  
謀者又以寡斷為慮欲求其經權悉貫體用兼賅者一時  
殊難其選祇可以因材器使量能節錄先期臂指之堪憑  
再望干城之備選若遽稱屈敵摧強之能出奇制勝之畧  
揆之今日豈易多得哉至於漢奸多係沿海游手好利之



徒貪其貨財○供其指使○一旦不遂其欲○並可毆辱相加○乘隙以走○本當隨時查禁○無從設法招徠○但恐間有刁生劣監○伏處其中○主謀援引○亦未可定○自應廣寄耳目○究有根據○立即嚴加懲辦○廣東民情○素稱驍勇○原可濟兵力之不足○地方官果能深得民心○亦即可服夷心○

硃批覽

徐廣縉等又奏○臣等竊思馭夷之道○要不外於固民心○未有不不知安內而知捍外者○亦未有不能處常而能禦變者○查廣東水師○一提四鎮○於洋面則分為三路○提督駐紮虎門為中路○陽江瓊州兩鎮為西路○碣石南澳兩鎮為東路○

所屬各協營亦即附近分駐其間舉凡諸夷聚處以及夷船出入停泊皆在中路且距省城為最近故為扼要之所碣石南澳直達閩浙亦為往來必經之路惟陽江瓊州兩處多係越南暹羅諸國商販所通而暎咪啡等國夷船到此者較少其洋面情形原在各營將備弁兵時加偵探互相梭巡風濤耐於慣習礮火熟於點放船隻長於駕駛器械火藥在在極於精良訓練講求本營伍當盡之職有事賴以防夷無事正可期於捕盜仍由臣等分別勸懲自當漸收得人之效至於省城為華夷雜處之地全在控馭得宜使無所藉口亦在聲色不動使之無從生心此外如番

馮之黃浦東坑之虎門香山之澳門新安之香港各該地方官果能深知大體廉隅自飭又能實心任事該吏不獨無戲侮之心並且有悅服之意如上年暎夷復有進城之請未及一月城廂內外聚有十萬之眾其附近各縣鄉村亦無不勃興義憤切齒同仇是圖練具有成規歷久可循正所謂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也查福建臺灣道遠隔重洋遇有緩急實恐鞭長莫及是以定制與各省巡道迥不相同至於廣東州縣凡值下鄉辦案無論緝凶捕盜皆須請兵而行營中習以為常隨時皆可立應並非僅止道府與聞兵事若關涉吏務重大一切籌調機宜自應仍由

臣等相時行事○非可先諉之於道府牧令○徑司其事○總之辦理夷務○本非共有○鞏跡可按○因時因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先守一定不易之見○常求隨在可恃之圖○庶先聲可奪○而後患自弭矣○

硃批知道了○

徐廣縉等又奏○臣等竊查暎咕喇一國○全賴眾商之貿易為生計○上下交爭○無不惟利是視○該國若有舉動○轉先聽命於商○其欲多立口岸○在初意不過為市易益廣之計○及至沿海得以五口通商○悉仰

天朝柔遠之德意○斷不能任其復有要求○漫無限制○此已往者

之無可逃。而未來者之尚可恃也。思患豫防。本為當時要務。現就廣東地方情形而論。內河外海。礮臺林立。分駐臺兵數千名。若得文武同心。士卒用命。即使深入。何能徑出。且民心之與夷情。兩不相融洽。已非一日。該夷若不量力。無論夷兵是何兇猛。僅止一二十人。安能敵此億萬生靈之眾。使彼畧有蠢動。香港之巢穴可虞。黃埔之貨船可虞。即十三行之夷樓。無不可虞。該夷豈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哉。查該夷之在廣東。尤非他省可比。商賈交易。貨物流通。幾二百年於茲矣。即此操其命脈。無計可施。破其故智。無聲可尋。各夷皆扶重貨而來。孰肯舍經營而從戰鬪。又

豈願會提無益之兵費。轉致自行歇業。其中隱情。要非身  
當其境。直探底蘊者。末由而知。是在隨時之操縱得宜。更  
須審事之從違有主。即武偶生妄念。竟以必不能行之事。  
先為嘗試。而在我有貞固不搖之勢。彼之氣索技窮。亦未  
嘗不廢然思返。若祇一味遷就。則得寸思尺。伊於胡底。明  
知官與民不能相強。欲使之威侮。亦知華與夷不任自由。  
故與之利啗。甚至奸究從而生心。允頑得以附翼。相沿日  
久。民心勢必相離。民心離。彼亦何能自安。然燎原莫禦者。  
先在外表。恐揭竿羣起者。仍在內地。蓋知夷務所先防。尤  
在民心不可失。即原奏所謂積之數十年。所以不敢遽逞。

者直窺我封疆之臣。優劣為何如耳。至於鴉片流毒。幾成積重難返之勢。究之吸食者少。不吸食者多。且吸食者率皆下愚極賤之輩。不吸食者仍多明理畏法之人。亦在隨時查訪。設法懲辦。庶可稍挽頹風。如原奏所稱。海濱漁船。蛋戶。以及犯法水賊。處之有方。視人調度。不在豫養。只在臨時招募。查若輩究屬內地蠢頑。非比外番族類。即如西域。每有警報。多令遣犯立功自贖。未嘗非以毒攻毒之計。此臣等籌辦洋盜。所以勦撫兼施者。若威不立。則恩無由知。准其內投。正為絕其外附也。又如原奏所稱。前此失事。皆由船隻破位。事事放掣外夷。洵為確論。彼之所長。正我

之所短。正當用我之長。以攻其短。何能以我所短。驟效其長。如水道恐有難制之方。陸路可取得勝之術。大礮雖為獨得之奇。短兵仍有相接之利。此臣等本年所以奏請裁撤。貞吉戰船十二隻。正四器。即其器。人非其人也。總之。夷人反覆無常。貪得無厭。習與性成。臣等自應因地修利。先時豫防。恐臨時補苴之難。思未雨綢繆之計。慎密籌防。不敢稍有漏洩。

硃批。卿智深勇著。視國如家。所奏各情甚當。朕聞汝今秋偶有微病。此時佳善否。

十二月乙丑。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畲。奏十月



十二日。據委辦夷務候補道鹿澤長。轉據委員縣丞郭學  
煥稟報。有蘇以天。即囑國夷人發士。呂吉吉二名。在城外  
南臺地方。租屋居住。十月初十日。該兩夷雇坐小船。赴五  
虎門外夷船。借得洋錢二百圓。回至金牌洋面。突遇賊船  
攔搶。發士用小島槍擊傷一賊。被一賊用尖槍。將發士刺  
落水中淹斃。呂吉士泗水逃回船中。洋銀被賊搶去等語。  
臣徐繼畲。查金牌洋面。係屬內洋。距省城止一百數十里。  
該匪等膽敢駕船搶奪。殺傷事主。不法已極。未便因事主  
係屬夷人。稍涉鬆懈。當即飛檄署閩安協副將林相榮。限  
三日內。務將正賊拏獲。旋據該署副將。於十四日。將匪船

主朱青青即朱茂科拏獲。並續獲朱爪導。朱聞警朱恭恭三名解辦。又據委員等稟報。十月十三日。有大西洋即住澳門之葡萄牙國護貨船一隻。停泊南臺江面。船上有黑夷二人。上岸買絲菸。一黑夷與鋪戶陳爐城爭論價值。用手搗尖刀。劃傷陳爐城額顛。民人林舉為。進前攔勸黑夷。疑其幫護。用刀戳傷林舉為。肚腹殞命。行兇之黑夷。當即脫逃。該處居民。將同行之黑夷拏獲。當經候補道鹿澤長飭該營縣。將民人拏獲之黑夷。先行收禁。勒其交出正兇。該船主叫喚。甚為恐懼。旋於十五日。將行兇之黑夷。協同兵役。在館頭地方。拏獲。網送前來。隨據確訊供詞。同行之

黑夷名哈囉。並未動手。係屬干証。行兇之黑夷名哈波囉。吐。供認刺傷陳煊燦。斃斃林舉為屬實。臣等查各國通商條約。夷人犯罪。應交該國領事官自行辦理。惟大西。與葡萄牙國領事官。任廣東之澳門。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當由臣等委員。將兇手哈波囉。干証哈囉。二人解送廣東。咨交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徐廣縉。發文該國任澳門之領事官。查照條約辦理。

徐繼畲又奏。藩司慶端詳稱。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五日。據琉球國使臣夏起羣等稟。該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咨文

一件內開。竊查暎夷哨噠哈一案。經蒙轉詳具奏。一面移咨。

欽差大臣。飭令暎首。速將哨噠哈。並妻子一律撤回。此誠。

皇恩浩蕩。感激無涯。但今未見該國撥船撤回。又道光二十九年。

十一月初八日。有夷船一隻到來。隨飭訪問來歷。據兵頭。

來雲口稱。奉暎國總辦外務事宜宰相巴劄文一封而來。

隨即飭官接刺投閱。內云。暎國東正各大臣所過。彼此兩。

國。不禁通商。永久和睦。僅琉球果有此意。則本國商民數。

名。即往琉球地方。寄居貿易。俾賓主利益多增。至哨噠哈。

係屬暎國子民。向在泰西國習練醫道。後過琉球。其心志。

既係救患濟人。能使琉球民庶精力壯盛。仍囑琉球見諒。如前再得妥保該吟平安可也。隨著具文回覆。敵國土瘠地薄。物產無幾。不能與大國結交貿易。至於醫術。亦傳習中朝醫法。得以治病。不必用他國之醫。懇請迅賜遣撥船隻。接取咱噠吟。並妻子回國。該兵頭接收覆文。於十七日開船回去。又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有咲咭喇火輪船一隻到來。隨查訪來歷。據兵頭克爾克喇孚啟稱。奉國命到琉球。訪問醫師咱噠吟。請琉官相見會面。隨即遣官會面。該兵頭說咱噠吟應好生照看。毋得怠慢。儻有侮辱之事。日後不免兵火。該官婉詞回覆。並具文懇請接回咱噠吟。

並妻子。旋據啟覆。所留咱噠哈。乃吾國所珍重。如琉球官民。巧用壓欺。強出境址。吾國所不怡。決不能依順。所請等由。於九月初六日。長行回國。竊查咱噠哈。居琉以來。每遣使船。勸其回國。不肯聽從。今逢英國船隻到來。即飭悉請撤回。乃該兵頭。如前所言。說出危懼之詞。並無接回之語。未知其心懷如何。憂慮益切。寢食不安。伏祈轉詳。妥為查辦。迅將咱噠哈。並妻子。一律撤回。使敵國得以安謐。茲值進貢之使。理合咨覆查照。臣等查英夷咱噠哈。並眷屬人等。居住琉球國。已閱數年。其心叵測。現有英國船隻到彼。該國悉請撤回。仍未附載回國。反出恐嚇之言。是其意在

逗留可以概見。上年咱噠哈既稱非奉官諭，不便回去。而前次咱噠哈照覆兩廣督臣徐廣縉之文，人稱通商五口。伊尚可應琉球遠在海外，迥非內地。五港可比等語，顯係意存推諉。臣等查前定各國通商條約，中國所屬藩封，原未議及。該首噠哈既設詞推諉，即使兩廣督臣徐廣縉再行照會，亦難保其必肯撤回。惟琉球以海島微國，世效琛球，久託

天朝之覆庇。今因暎夷留醫士在彼，日切憂危，頻來呼籲。未便置之不議，自當仍由臣等咨會兩廣督臣徐廣縉，再向夷首噠哈相機開導，將咱噠哈等及早撤回，以恤藩封而免

警擾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匪徒槍斃夷人。並上岸夷人。戕斃民人。現分別照例辦理等語。據稱。蘇以天。即瑞國夷人。發吉。呂吉士。在內洋突遇賊船。被槍將發士刺落水中。淹斃。現將匪船上之朱青青等四名。拏獲。著徐繼畬。於現獲匪徒犯內。先行嚴訊。究犯確係何人。按律定擬懲辦。如裕泰現已抵任。即會同研訊明確。務使民夷各得其平。毋任稍有偏倚。致令別生枝節。其上岸黑夷。用刀戕斃民人林舉為一案。既據查明。福州並無大西洋。葡萄牙國領事。即著遠委委員。將兇夷。淹波囉吐。哈嘍。二名。解送廣東。交徐廣縉。查照條約辦理。另片奏。接據琉球國。



咨稱。暎夷哨噠哈。尚未撤回等語。已有旨諭徐廣縉妥為勸諭。並將夷人戕斃民人一案。亦諭令妥辦。

又

諭劉韻珂徐繼畲奏接據琉球國來文。暎夷哨噠哈尚未撤回。仍咨兩廣總督查辦等語。暎夷哨噠哈住居琉球已閱數年。該國以有暎夷船隻到彼。仍未載回。且出恐嚇之言。該國甚為憂慮。復行籲請查辦。前經徐廣縉奏稱。該酋叻噠設詞推諉。自係意存逗留。惟琉球以海島藩封。頻來呼籲。未便置之不問。著徐廣縉再向叻噠設法開導。妥為勸諭。務令將哨噠哈及早撤回。免致該國驚擾。又據劉韻珂等奏。有大西洋葡萄牙國黑夷上岸。

用刀戮傷民人林舉為一案。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現已移咨該督。並將兇夷哈波囉吐、哈嚙二名解送廣東等語。夷人領事官住居澳門。著俟解到後。即飭發交該領事官查照章程。秉公辦理。以符成約。

戊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查廣東省城距福建省城道里遼遠。聲息不能時通。有籍隸福建。現在服官廣東者。詢以該省民夷情形。僉稱督撫但知將就夷人。不思團結百姓。動輒抑民以順夷。以致夷情愈驕。民心日離。詞色之間。頗露憤懣。究係得之傳聞。不敢信為確實。現將摺內所指各情。

繕札密委委員○前往確查○俟其稟覆到時○再行據實具奏○  
恭讀

聖諭該省民夷○既屬不相安○官民又復不協○誠恐別生枝節○相應

請

旨○將該督撫先予薄懲○一面責成撫夷安民○民心既不動搖○夷情  
自歸馴順○僕再飾延○即予嚴譴○似當知所奮興○若思釜底  
抽薪之法○凡夷首之強占勒租○總恐有內地奸民○為之勾  
引○果先密訪嚴辦○該首亦未嘗不旁觀自警○至於吐首數  
月以來○毫無曉讀○其與在閩夷人○有無暗通信息○容再密  
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有人奏閩省夷情叵測。漸至蔓延。當降旨交徐廣縉。速加訪查。據實奏聞。茲據該督奏稱。閩省督撫。但知將就夷人。不思因結百姓。以致夷情愈熾。民心日離。現將發去摺內各情。繕札委員。前往確查等語。著徐廣縉。於委員查明稟覆到日。即將閩省實在情形。是否內地奸民。為之勾引。詳細陳陳。至叟首與閩夷。有無暗通信息之處。著隨時密查具奏。

又

諭。前因臺有人奏。倭夷強租閩省神光寺居住。民夷不安。各摺片。當降旨交劉韻珂。徐繼畲。查奏。旋據劉韻珂等奏稱。該夷寂處蕭寺。斷難久延。復降旨。查詢何時該夷方可搬出。何以前此任

其間入令劉韻珂等據實直陳。現在劉韻珂業已因病。令其開缺。新任總督裕泰尚未到閩。徐繼畬職任封疆。撫民防夷。責無旁貸。乃於降旨飭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並不奏聞。是既已錯誤於前。又復因循於後。漫不關心。成何事體。徐繼畬著傳旨申飭。刻下神光寺夷人。究竟曾否搬出。該撫現在如何籌辦。夷情是否靜謐。紳民能否相安。俱著明白回奏。毋再含混延宕。

己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國懇請於伊犁等處通商。令該將軍等籌議後。由理藩院覈定。咨覆該國。茲據該國薩納特衙門來咨稱。遵照派員於明春起程。來赴伊犁。會同定議等語。此事曾

由薩迎阿會同奕山擬議。現在薩迎阿來京。奕山接任將軍。於原議曲折。自能深悉。若將現在各國來咨。鈔給閱看。事關邊疆貿易。奕山務必先事籌度。周詳所有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添設貿易一切事宜。前據奏稱。擬難照恰克圖事例。所見甚是。如進卡出卡人數。與牲畜貨物多寡。撥兵接護。並此外有無應行籌及之處。著奕山等。查照前奉諭旨。並廣諮博採。逐細斟酌。妥善。臨時公同商確。定立規條。以期垂之久遠。彼此相安。有利無弊。至喀什噶爾。毋庸通商一層。前次理藩院咨文。業將種種窒礙。並無利益情形。委曲開導。今該國來文。仍欲於此處添設喀什噶爾。距內地寫遠。商販稀少。不敷易換。本係實在情形。但恐

該國官員。於到伊犁會議時。仍復申請無已。奕山等。務必曲為  
譬說。使其心折服。自不至再有晚瀆。此次理藩院咨覆該國文  
底。亦著鈔給閱看。此事關繫甚重。奕山等。加意慎重。於國體邊  
防。必須面面顧到。斷不可草率定議。致貽後患也。慎之。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現據貴國薩納特衙門來咨。內稱遵照前次咨  
覆。選派重任大員。於明春起程。前赴伊犁。會同該將軍大  
臣等公議。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添設貿易章程等語。  
本院據情轉奏。

大皇帝已飭知伊犁將軍。俟貴國官員到日。優加款待。將一切貿

易事宜。會同參酌。定立規條。以期永遠遵行。彼此有益。至喀什噶爾一處。實係距內地遙遠。商販稀少。恐貨物不敷。易換前次文內。業經咨明。今據來咨。仍欲於此處試行貿易。諒貴國官員。到伊犁會議時。該將軍等。必能將喀什噶爾。實在此情形。詳細而述。總之通商一事。惟願彼此兩便。庶商民均霑利益。而我

大清國與貴國二百年和好之誼。亦可永久不渝矣。為此咨覆。辛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夷四十餘名。闖入科布多之烏梁海游牧。砍斃佐領哈勒察克。奪去槍馬等物。逃走一案。已行文大國。畢爾那托爾。並令將我



斃兵丁逃走之俄囉斯三人一併嚴拏審辦矣。昨據科布  
多參贊大臣來文內稱於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有俄夷三  
十七人身帶器械歇宿游牧。越日有俄夷三人來見。共四  
十人。奪食牛羊。搶取鞍馬。砍斃佐領等語。惟查前次來文  
內未曾聲明三十七人歇宿。又有三人來見。奪去牛羊之  
語。竊以此項夷人恐即係我斃佐領逃走之犯。惟前次行  
文該國時此節並未提及。恐該夷藉口不鮮。相應再行咨  
照。謹將擬出文底呈

覽

硃批依議

癸酉前任閩浙總督劉碩珂奏查喫夷二人前租住神光  
寺屋一節。現接據署督臣徐繼畬函稱。該二夷已經候官  
縣知縣興廉。理諭搬遷。將寺屋繳還。又查蘇以天國。即瑞  
國夷人二名。前於八九月間。因在城外租屋未就。暫借西  
門外西禪寺屋居住。嗣在附近南臺之水部門外。覓定房  
屋。該處居民。以為不便。經藩司慶端。候補道鹿澤長。前往  
查明。諭令該二夷退還。即在南臺港口。另租房屋。並無在  
水部門外。勒買民房。起造樓屋之事。又釘塞大礮數尊。一  
節。前經臣密委在省之永春州王光鈺。閩縣知縣來錫藩  
前往各礮臺。逐一查明。並無其事。業已據實繕晰覆奏。又

閩商船索洋銀護送一節。查閩省水師營船前於軍興時多被喫夷擊燬。洋盜充斥。商船畏縮。時有西洋葡萄牙國小夷船駛入南臺港口。包送華商船貨。並非喫夷船隻。各商船時有租該國夷船護送之事。租價係彼此講定。並非勒索。經臣查知此弊。即兩次奏明。在省城設立專廠。趕將缺額師船先後造齊。按捕洋盜。一面委員諭令南臺各行商不准再租該夷船隻。現在閩洋盜匪斂跡。浙洋盜案亦較從前減去十之七八。各商船有恃無恐。多不租夷船護送。又槍破打傷幼孩一節。查前於八月間。有廣東民人在附近南臺地方。用鳥槍趕打鷺鷥。誤傷幼孩二人。經營汎

弁兵將放槍之犯。當時拏獲解送侯官縣訊究。嗣幼孩傷  
漸平復。臣出省時。復面諭侯官縣知縣興廉。將該犯從重  
擬辦。並非夷人槍傷幼孩。以上各情。謹先就臣所知者。臚  
敘上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福建省城夷人強占神光寺。勒買民房。起造  
樓屋。甚至釘塞大礮數尊。向商船索洋銀護送。並用槍打傷幼  
孩各等情。先後諭令劉韻珂等詳查具奏。茲據奏稱。神光寺二  
夷業已搬遷。實無勒買民房。起造樓屋。及釘塞礮眼之事。並委  
員勸諭各商。不准再租夷船護送。查明幼孩並非夷人槍傷各  
等語。著裕泰到任後。按照節次寄諭。並劉韻珂覆奏各情。逐一

訪查。是否確實。該省夷情。是否安靜。地方官辦理夷務。是否一味遷就。有無專事消弭。辦理不善之處。著裕泰。一併詳細確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劉韻珂原摺。著鈔給閱看。

乙亥。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查澳夷疲敝已甚。並無大兵船。九月燒燬之船。係輾轉託詞。向他國借來者。今全被燬。既無力賠償。而澳內夷兵。本不過三百餘名。又復燒斃殆盡。窮處情狀。更甚於前。該夷素尚恭順。惟有夷目性嚷一人。生長澳門。粗通中國語言文字。最為狡黠。頗年種種作耗。皆其所為。現在澳內各夷。惹事招非。致干

天譴一切公事。不令與聞。所以頓覺安靜。吐首既蒙該國  
君稱其知機。曉事。得有名號。自應安分保守之不遑。一時  
諒不至受人唆播。

硃批知道了。

徐廣縉又奏。嘆夷自六月間。竊占福建城內神光寺之後。  
復欲於東門。水部門。西門外。各處地方。建造樓屋。均經紳  
耆人等。力為攔阻。至木土匠人。亦互相糾約。不准受雇。乃  
閩縣。侯官。兩知縣。竟於十月初四日。張貼告示。嚴禁不准  
受雇之人。臣見此示。憤懣不勝。伏思工匠人等。執業本微。  
乃亦知顧名義。不肯覲顏順夷。可見天理民彝。不容泯滅。

地方官顧必極力挫折以助夷人之慮。臣不知其是何居心。應請

旨飭交新任督臣裕泰、秉公查叅。嚴加懲辦。以為抑民奉夷者戒。並鈔錄該縣告示。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漢夷自占神光寺後。復欲於東門水部門西門外。建造樓屋。闕省工匠。互相糾約。不准受雇。乃聞縣侯官兩知縣。出示嚴拏。不肯受雇之人等語。似此抑民奉夷。尚復成何事體。著裕泰到任後。秉公密查。據實覆奏。毋稍瞻徇。原片及告示。均著鈔給閱看。

癸未福建巡撫徐繼畬奏查臣與督臣劉韻珂嚴飭候官縣興康密諭寺僧不准收其房租並密諭城內外泥瓦木石各匠頭不准代表人修理神光寺房屋九月間連日陰雨兩夷所住之房滲漏不堪遍覓瓦匠無敢往者夷目星察理屢向該員興康懇覓匠人該員答以百姓不願斷難相強且神光寺無人收租白住房屋亦傷體面不如撤去為安該夷目無可如何始稱租屋原係小事既係士民不願官府為難若不撤移恐傷和好惟城外一時難得住處應先搬至伊國結譯官所租賃之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寺交還以免口舌臣查烏石山之積翠寺及東畔相連之



道山觀兩處房屋俱在山坡該夷租賃已閱多年紳民亦相安無事今該夷目將兩夷撤至伊處暫住意存轉圜並非別租城內房屋自不便過與較論惟該夷目說定之後人向委員聲稱日後欲在道山觀建蓋樓房經臣飭駁不准故至今尚未定局現仍令各委員及已革知縣興廉切實開導至該夷覬覦臺灣希冀採購煤炭並欲易換港口一節臣與督臣劉韻珂於密行臺灣鎮道之後隨密委候補縣丁錫疇赴臺會同查辦該夷僮到臺灣港口妄肆要求務期官民聯為一氣正言拒絕現尚未據稟覆亦無接到夷首吹噓照會如該夷首到福州講說此事臣當即堅

執成約明白理諭。斷不敢稍涉違。就致貽後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奏。租住神光寺二夷。已經理諭撤遷。各情。當降旨。交裕泰確實詳查。茲據徐繼畬覆奏。該二夷以城外難得佳處。先搬至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寺交還等語。道山觀與積翠寺東畔相連。其去神光寺遠近若干。該撫並未確切指明。且同係福州城內廟宇。若止陽易其名。顯預違就。仍恐紳民不能相安。著裕泰到任後。遵照節次寄諭。並徐繼畬現奏各情。逐一訪查。及該二夷應如何曉諭撤移。據實覆奏。至劉韻珂徐繼畬等。頻年辦理夷務。有無措置失宜。及遷延消弭之處。一併詳細密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之處。徐繼畬密片著鈔。

給問者〇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